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六

總錄部一百四十六

復讐

傳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春秋傳曰子不復讐非子也周官調人之職掌和萬民而教其辟讎同國而不相辟者言之於公殺之無罪蓋報仇之所由來舊矣中古而下方牘所記乃有大性之戚手足之痛或義篤於諸父或情厚於交友獨能奮不顧死勅絕其命攄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乃至朝議高其節理官緩其法亦有詢外庭之論遵三章之制不免於戮者焉若夫受誅於官者非怨殺人而義者勿讎斯經典之典訓百世所不易蓋以銷忿毒之漸致清夷之化納民於軌物者也其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子叔孫父穆子穆子叔孫豹寵豎牛豎牛欲亂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貴饋于介而退西箱東箱牛弗進則置虛不器

令室亦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叔孫不食卒三日絕糧牛豎昭子而相之昭子朝其家衆

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謂殺穆子立西仲王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披析出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賊死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以豎牛

惧奔齊孟仲子及之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也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據其言善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竟德行四國頌之詩

推見直也言德行直則四國頌之

漢灌太父張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

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官王千人如孟年老穎陰侯

強請之爵爵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頌取吳若將軍頭以報父仇自奮也於是

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戲大將所殺傷數十

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走朝智也正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穴創十餘

適有萬金良醫故得無死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字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又復

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心亡

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李敢代父廣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青衛青也令其父恨

而死廼擊傷大將軍匿諱

源涉為谷口令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一歲

自効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

後漢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沛馱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仇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擊詔獄三日乃得出

劉賜字子琴光武族兄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

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寒賜兄顯欲為報忠實客轉劫人後覺別郡殺顯殺顯獄中賜與小子信結客陳政皆亡命逃伏遭赦歸

周黨太原人鄉佐甯眾中辱黨父黨父懷之後至長安遊學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刃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黨後累徵不屈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固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尔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忘自縛詣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熹後至太傅

邳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徒候之子張垂歿惲歛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擢

鋒子若亡吾直為子不刃仇人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作鹿將容遮

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白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

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悼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悼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悼得此乃自病去後至長沙太守

杜詩為南陽太守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令病六十

崔瑗尤章為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後至潁北相蘇不常扶風人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論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常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常載喪歸鄉里瘞

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更名

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諸陵謂長安中五陵也不刻會嵩遣大

司農特右校芻瘡在寺北垣下瘡芻藁藏也垣墻也不常與親從兄弟潛入

瘡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則傍達嵩之寢室出共

床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屈書而去嵩大驚惧乃布

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名九徒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

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

冢阜謂嵩父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且匿

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掙捕求不常歷歲不能得

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常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

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

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馮
闔閭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邦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
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以強
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塵埃所不能過霧露所
不能沾不常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
逞為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高懷憤結不終其命
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北之於員不以優
乎議者於是貴之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

陽球漁陽泉州人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
滅其家由是知名後至衛尉

賈淑太原介休人為舅宋瑗報仇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
死鄉人郭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報怨蹈義
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魏孫資有特名太祖為司空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
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

何顓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顓往候之偉高泣
而訴顓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酹其墓

魏郎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郎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
命到陳國

龐會立義將軍惠之子惠南屯樊討關羽戰敗為關羽所殺
會隨鍾鄧伐蜀破盡滅關氏家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

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典韋好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礼為讐韋為報之礼故富春長備怨甚謹常乘車載雞酒偽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晉索琳舉秀才除郎中韋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特人壯之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後至冠軍長史戰死

朱昌父軌為荊州刺史王廙將廙使軌及趙誘擊杜曾曾為曾所殺及周訪討曾既報曾欲生欲武昌昌與趙誘息裔乞曾以復怨於是斬曾而昌裔齧其肉而噉之

刁彝字大倫協之子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後至北中郎將

譙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無忌以年小獲免後為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常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仇援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崔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為大崔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罪

王談年十歲父為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讐志而惧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曰不伺度得至年十八乃密布利錘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般出又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光巖義其好勇列上宥之

後巖諸子為孫思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高父子墳墓盡其心力也

桓溫父彞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與烏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言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客得進乃虎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之桓玄溫之子與王恭討江州刺史王愉兵敗玄至長唐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王恭故參軍殷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送京師至倪塘斬之及玄報政晉斬湖浦尉及錢強等

殷簡之父仲堪為桓玄所害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宋高祖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謝琨琨之小子琰討孫恩兵敗帳下督張猛於後斫琰馬遂遇害後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琨琨剗肝生食之

宋綽兄憲及斌俱為西中郎袁真佐桓溫伐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綽逃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

龔壯巴西人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歆假壽以報乃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

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剋之李壽見期兄弟十

並有強兵惧不自全乃數聘已西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

山傾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持殺其父及叔

安則開國裂士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以陰與

長史略陽羅尚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剋之

宋毛循之一作脩父瑾晉末為梁秦二州刺史為譙縱所殺高祖

表循之為龍驤將軍配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

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循之至宕渠榮期為叅軍楊承祖

所殺承祖自稱鎮將軍巴州刺史循之退白帝承祖自下攻之

不拔循之使叅軍嚴綱等收合兵眾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

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循之遣鎮武將軍張季仁伍

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

祖墓

垣闡文帝元嘉中為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洛

等所發闡與弟殿中將軍闡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

宋越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常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

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

錢延慶吳興長城人父仲期為同縣奚慶思所殺延慶屬役在

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擊烏程縣獄太

守郝顥表不加罪許之

申孝叔父令孫代薛安都為徐州刺史令孫至郡境降安都從

子郝顥表不加罪許之

房愛親父元慶為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害愛親率

勒鄉部攻文秀明帝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乃止南

齊沈文秀宋司空慶之之子慶之為景和

臣欽若等曰景和宋前廢帝年歲

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秀長兄文叔謂文秀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秀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時沈攸之為景和御史殺慶之後攸之反文秀督吳錢塘軍事文秀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聞人賈吳興人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祖所賞

朱謙之字處光父昭之以學行稱與鄉里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燬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最表上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

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

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寃既申私礼繫頸就死又明公法合仍

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

活一孝子實足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

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武帝時吳郡太守王

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

謙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暉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

刺殺之有司以聞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

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此一門

梁蘭道恭益州人父為刺史劉季連所殺道恭出亡季連還都因出

建陽門道恭殺之

趙跋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敢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跋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跋扈兄今欲報之跋扈走免亡命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柝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成景雋范陽人父安樂仕後魏為淮陽太守武帝天降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雋謀復雙言因殺魏宿預城王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雙言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雋家讐既雪每思報效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特以比馬仙琕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為同縣常法所殺景仁特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諸手斬其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周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李慶緒廣漢鄭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顥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

陳侯瑱巴西人父引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萇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引遠討之引遠戰死瑱因請復讐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萇由是知名

後魏元郎父東阿公順尔朱之亂為陵戶解于康奴所害郎

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
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

鄭思明父連山為光祿大夫性嚴暴搃槌僮僕酷過人理父子
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思明驍勇善騎射
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於河

村義謂村中
義俠也

奴乘馬投水思明至

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
齋而食之

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宋將蕭斌王玄謨寇
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後與二弟匿於山澤之
中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誓力
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

慶問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慶將死與母崔諛言
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至京師文成見而奇之
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正帝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
州刺史具立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灵越
北入之後母崔氏赦遇免宋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
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陵與羊蘭隔河相對
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
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般
迎之得免靈根羗期不得俱度臨齊人竟知剗斬殺之乾愛
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達但言不知
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亡汝豈可着体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看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徙建康靈越意常欲為凡復讐而乾愛初一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蔡來食乃為作之以下毒藥乾愛還而卒

淳于誕南齊南安太守興宗之子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於路為群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讐由是州里歎異之益州刺史劉悛召為主簿

吳悉達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

孫益德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荀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

楊孝邕以父為余朱天光所害孝邕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北齊神武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司機會為人所告余朱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北齊崔達挈尚安樂公主文宣帝常問公主達挈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重唯何家憎兒頭祖召達挈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威達挈殺主以報讐言

後周杜叔毗襄陽人初仕梁為蕭侑府史直兵參軍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明年武圍脩於南鄭脩令叔毗詣關

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反而脩中直兵叅軍曹策叅軍劉曉
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脩中記室叅軍從子映錄事叅
軍映弟晰中直兵叅軍並文武材略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
之惧不同已遂誣以叛擅加害焉脩尋討策擒之斬曉而免策
及脩降策至長安叔昆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
之前不可追罪叔昆內懷憤惋志在復讐言然恐違朝憲坐及
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昆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
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昆受母言愈
更感厲後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剗腹解其支體然後面
縛請就戮太祖嘉其志氣持命赦之

柳慶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衆寶所害
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率衆歸朝廷待以優
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
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為雖
有私怨寧德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
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
屈卒以免

隨來護兒幼孤養於世母吳氏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
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原自封
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
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
師定淮南乃歸鄉里

唐高季輔渤海人也兄元道士隋為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關竟擒殺兄者斬之特其首以祭甚為士友所稱

獨狐脩德為宣州刺史武德中高祖徙王世充於蜀脩德以讐人請而殺之

王君操萊州即墨人其父隋末與鄉人李君則聞競因被歐殺君操時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真觀初君則自以世代迂革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占而君操客袖白刃刺殺之刳腸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妨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

諸曲禮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寃情今大恥既雪并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同蹄智壽雍州同官人其父高宗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為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讐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中衢血流偏體又收智爽屍舐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張瑋蒲州解人父審素為雋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糾其贓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為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劫令汪奏雪審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請反因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

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徒嶺外尋各逃歸汪轉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瑄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為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讐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為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庶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因言國法不可縱報讐玄宗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雖禮經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在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瑄等兄弟同殺推問疑承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諱矜其為父復讐或言本罪究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中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讐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尹告示決殺瑄琇既死士庶咸傷慙之為作哀誅榜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所其為特人所傷如此

劉士幹宣武節度劉玄仇之養子有樂士朝者亦為玄仇所子因姓劉氏素與士幹有隙德宗貞元中玄仇薨或云為士朝所醜士幹微知之及士朝至京師士幹乃密以奴持刀伏於喪位給士朝曰有弔客至誘入堂哭因殺之士幹坐是賜死余常安衢州常山人父及叔父為方全所殺亡去十餘年會赦

乃歸常安熟問知之憲宗元和中常安年七十乃報殺之詣州請罪州司以其事聞制依法處死刺史元錫義之累上表請下百寮詳議復詔常安死時歎其寃

梁悅富平人為父報仇所殺仇人秦杲自投縣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死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波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日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百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異同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

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又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言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上於下之誅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且定其制曰凡有人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指矣康買德父憲為羽林官騎京兆府雲陽縣力人張泣欠憲錢米憲徵之泣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泣角觥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錘擊泣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刑部貲外郎孫革奏准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擊其人折傷減凡聞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張泣是心切非宵以鬻非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深之量別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城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高引起洛州平恩人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引起挾刃以報之遂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傷論刑部貲外李殷夢覆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引起既遂復讐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已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德父憲為力人張泣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錘擊泣後三日致死勅旨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

富平人梁悅殺之讐投縣請罪勅旨特從減死方今時時有此孝子其高引起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勅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誅意之深文差若毫釐擊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永刊今高引起為父報冤即冊書之不尚人倫至孝法網宜矜減死一等

晉韓顥鄴人少帝開運中為父報讐殺經赦賊平與刑部員外郎古昭裔斷曰伏以韓顥稱為父報讐准律謀殺人者死情雖可軫法且不容請依大理寺斷遣從之

漢高勲仕晉為閤門使初勲與張彥澤不協彥澤害其家屬及虜入汴勲訴耶律氏尋誅彥澤雪其家耻

周張永德父穎為安州防禦使性徧急峻刻部曲曹澄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及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執澄等送行在既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七

總錄部一百四十七

改過 悔過

改過

傳曰弗知實難夫子有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為過矣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知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顏淵亞聖乃稱不貳遷瑗大賢猶曰知非然要在乎明於自知闇於自是君子所以敦五常謹百行遵大易考祥之旨守曲禮踐言之教加之以聽忠告之言慎克終之道然後能保乎令名而於過失鮮矣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安厘王二

十年秦圍邯鄲公子救邯鄲存趙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容者又無忌屈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循之節度循之遺原導之與李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循之下都上表曰臣聞有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真照有無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雙言逆自提戈四赴備嘗特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自誠由經路有暨暨及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蹠位望西路州益刺史鮑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侯廟略可乘之機且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無義絕是以束骸載馳訴寃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勘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申胥不忘國艱侯會推鋒思時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宸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

私抱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有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所繼但似方杖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疾毒交纏常慮性命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痛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循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俱還

沈林子與沈預有讐因自歸高祖從高祖克京城沈預慮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因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

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感謝服焉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郵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募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巾單衣折節孝問如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

吳甘寧巴郡臨江人少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師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間鈴聲即智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尔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

乃往依劉衣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歸吳為西陵太守折衝將
晉周處字子隱義與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
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
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
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
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為患吾能除之父老
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
人謂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
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
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卞子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

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漢于永定國之子也少嗜酒多過失年至三十乃折節脩行以

父任為侍中嗣西平侯至御史大夫

朱雲字子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年四十迺變

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後漢鄭均東平任城人也其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

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後公車徵不就賜尚書祿

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賈淑字子厚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憂淑來修乎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乎心惟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宋果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郭林宗乃訓之義方惧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飭後以烈氣聞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有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憤結客欲報諸生其日

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養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鈺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

裴憲字景思楷之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謹

脩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後為豫州刺史終陷於石勒焉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脩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濬乃變鄣踈通亮直恢廓有大志川郡辟河東從事終為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少擅高名性嗜酒不拘小節後為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為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無人晚乃敦悅經史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常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後卒為前將軍領戎校尉雍州刺史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位至驃騎將軍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及長開率穎秀辯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後為衛將軍散騎常侍

王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怒而後行莫不敬愛焉卒為司徒左長史

王述字懷祖元帝鎮東府中郎丞之子也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尔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後為衛將軍尚書令王枕為荊州刺史自侍中任氣放酒誕節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譚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共和

前奉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而遊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賜以為冠軍記室叅軍

符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儉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

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也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躬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

劉康祖為散騎常侍以浮蕩蒲酒為事前後屢被糾劾免官後為孝武征虜中兵叅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轉太子翊軍校尉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少時頗輕薄好擣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元祐中為吳郡太守

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延之與張鏡隣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

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呌

到搗彥之之子也襲爵建昌公資藉豪富厚自奉養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搗罪付廷尉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貞素自立

南齊周奉淑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勇力絕人隨父盤龍征討所在為暴掠及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

周山圖為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為錢塘新城戍

梁朱异年十餘歲好群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後為侍中

王瞻廷尉卿猷之子也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惠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起家為著作佐郎

謝覽為吳興太守一境清謐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

張充字延陵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檢好逸遊緒嘗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詭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季不盈載多所談覽尤明易老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叅

軍

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齊末政亂頗有職及入梁為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

何遠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

陳周宝安文育子宝安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犬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為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宝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負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後除貞威將軍

後魏穆罷高祖時為虎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後轉征東將軍賞善罰惡深自剋勵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齊力無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郡籍被服類儒者太武世為儀曹尚書

陸彰初歷數州以聚斂為事晚節脩改自行青冀滄瀛州事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敬愛之

刁遵冀州刺史雍之子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卒為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趙超宗為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超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靜愛人百姓追思之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貪褊矜慢初為中書博士在中書

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有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為相幽二州刺史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邢蠻為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歛清論者鄙之後為安東將軍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系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秉燭或時睡必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即君辭父母任官京師苦為讀書執燭奴不敢非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後拜中書博士

陽固少任俠好劔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後從大將軍宋王劉昺征義陽版府法曹行參軍北齊司馬子如初為尚書令以賂免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厲改甚有聲譽發摘奸偽僚史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

高乾字乾邕教溥脩人也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私長而脩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尉景初為冀州刺史大納賄後為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

崔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父士夫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

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
魏收字伯起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子建赴邊好習騎射欲
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
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

畢義雲小字陀兒少鹿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
之晚方折節從官終為七兵尚書
後周楊汪字元度弘農華陰人也少凶踈與人群聞拳所歐擊
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通傳三禮解後為冀州侍
讀

隋王頗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
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顯所責怒於是感激

始讀書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入隋為漢王諒府諮
議參軍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
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後位至南海太守

焦通塗陽人也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招至山東大儒每鄉立學
通性酣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
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
之像通遂感悟媿恨若無所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為善士

皇甫績三歲而孤為外祖常孝寬之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
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

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
孝寬聞之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戈獵為事中便折節讀書開皇中為
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以少便弓馬重氣
任俠及長治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後為特進封譚國
公

柳享拜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鄉舊親情兼
宿素鄉為人多有往還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享性好獵有饗酒
之聲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

段綸為益州總管高下縱情多所凌傲及太宗踐祚遷右光祿
大夫祕書監綸始折節修道閉門不妄交遊乃鳩集史籍披覽
不倦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為將
甚富於財然數徒博徒游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
但逢勝已皆傾心與遊焉後歷懷州刺史

程孚初為虞部員外郎充揚子院后後生王叔文黨貶柳州司
馬元和初復為侍御史累廷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
使异自徵往坐勵已在公江淮錢穀之弊多所剗革入遷大府
少卿

後唐錢鏐字其美杭州臨安人也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尚
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師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

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為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橫前流鏐不敏以為譏已尋害之迨於晚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歷累朝為尚父吳越國王天下都元帥

晉王建立為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終為青州節度使臨淄郡王

李從璋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性黷惧明宗嚴正以自滑師入居宿衛除拜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慕容不足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勤靜理功臣之號及晉高祖即位愈畏其故終為鄧州節度使人甚惜之

張彥澤初為涇原節度使其政苛可交代王周秦弊事二十件後為相州節度使頓悛舊跡凡正俸公府常入之外一無所取民吏愛之少帝開運三年父老僧道詣闕舉屈焉周王仁裕生於秦州白石鎮少孤不從師訓唯以狗馬彈射為務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終為太子少保

悔過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省者蓋夫生民之性淪於所習七情交戰反乎中庸迷方違道棄理愆德狹中而獨任師心而自是由中人以下曷能免焉固其洗然知非翻然易慮念既往之咎圖勿貳之美斯為難矣三代之下大道云喪乃有所舉之或失遂事之不追秉義之靡終守官之踰矩因貽悔吝自底弗類而能杜尤怨之志與克責之言形於包羞極其引慝斯所

謂不遠而復莫大之善者焉與夫耻過作非聞義不徙之徒異

矣衛孫林父也文子以戚叛於晉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下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辛未葬遂

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母

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為

佳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于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自雍自絳

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一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賈其終事八反

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受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

里用車八百乘其二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鐵之出極奢

富以成禮欲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

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

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

贊也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子產疾謂大叔曰我死女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

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趙勝封平原君與毛遂至楚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

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秦秦白起昭王時為將封武安君以罪免為士伍遷之陰密安屬定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阬之足以死遂自殺

漢李陵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而降匈奴寵貴之陵數勸蘇武降匈奴武不從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止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衛律亦漢將降匈奴

常玄成嗣父賢爵扶陽侯坐騎至廟削爵為閔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刻責玄成代于定

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玉缺曰玷因以戒示子孫

戴聖為九江太守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楊州刺史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

也音之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言武仕季未久故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惧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

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聚為群盜而擊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

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人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王鳳為大將軍成帝建始二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老弱號呼長安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鳳以為大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後漢虞詡為尚書令去官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馬融字季長大將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禾穀踴貴自關以西道饑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質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應騭召

魏劉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為選部也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凌青雲謂傳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傳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鄉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將濟字子通為大尉王陵子廣字公滿廣弟飛泉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司馬宣王嘗從容問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

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
矣

蜀馬超漢末為偏將軍先主圍成都超將兵徑到城下先主待
之厚超常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未歸我卿等
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
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執刀立直超顧坐不見羽飛見其
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字明日歎曰我乃知其所以敗為呼
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之

諸葛亮為丞相越雋大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
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主建興六年亮
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吳延魏一等論者皆言宜以為先鋒而
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敗于亭戮謖以謝眾
上疏自貶二等以督厥咎

鄧芝為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
之猿投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乃
歎息投弩水中

吳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生徙交州大帝既即尊位翻因上書
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
命省命輕雀鼠性輔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
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
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

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誼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
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晉王衍為元帥為石勒所破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雖不如古
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正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庾袞字褒明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號之為異行初父
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
墓前自杖三十

王導為司徒及從父兄敦構逆劉隗勸元帝盡誅諸王時導率

群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謂曰伯仁顛字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
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歲殺諸賊奴取

黃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尊不知救已
而甚啣之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
司無所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便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
不尔正當誅尔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
勤款至尊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猷之為中書令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得失對曰不覺余事惟憶與郝家離婚猷之前妻郝曇女也

殷仲文安常時為桓玄侍中玄敗仲文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
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
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臣力微

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
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
國退不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慕
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
邪會鎮軍將軍劉裕興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徵命申三
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
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
始憲章既明品物唯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所
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

後周賀若敦為忠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
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後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
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
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
誠以慎口

唐狄仁傑未為宰相時婁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
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
人曰吾為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
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

高郢德宗時為中書舍人時詔以前祠部員外于公異遊學遠
方志其溫清之戀放歸田廬初郢薦前監察御史元敦義及睹
公異譴責懼為所累為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褒郢之知

過敦義俾罷歸

晉王建立累領藩鎮為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
慎獄民稍安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八

總錄部 一百四十八

治命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終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其治命
可得而徵矣至有屬纊忍死反席正容精爽不亂教誡周悉顧
託後事申論素志亦有願上爵土悉還賜賚固免贈謚預為終
制或景慕前哲因卜其宅兆或愛樂俗化止窆於治所以至折
券以徇義操牘以寫心啓手歸全揚名後世書曰惟人萬物之
靈自非有道之士亦安能溘然之際汨而無擾哉

魏武子為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穎曰必嫁是

武子嬖
穎之父

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柱回亢禦也柱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甯惠子為衛大夫有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饒而已不來食矣

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孫叔敖楚大夫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

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之間有寢立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

可長有者唯此也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立至

今不失

葉公之顧命曰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

士疾莊士大夫鄉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

嬖御人愛妾人疾亦作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鄉士士愛臣也莊止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鄉士

魯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

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襄

公使共刘視之共刘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請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

反

孟釐子為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其

達者歟吾即死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
學禮焉

季桓子魯大夫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
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
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故召仲尼公之魚曰
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
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仕為郎中奉使
巴蜀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古之周南
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

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手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

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

公言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

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載

某年
表魯

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
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

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

文余惧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

以舊聞弗敢闕卒三載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以成史記

歐陽地餘元帝時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鄉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余死少府官屬共送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管理產業貨至鉅萬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主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張純為太司空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崔瑗為濟北相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體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冝葬洛陽

蓋勳為潁川太守徵還勳強直不屈內厭於董卓不得意強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趙岐初名嘉京兆長陵人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下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丸石於吾墓前列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位至太常卒先自為壽藏勅其子曰我死之曰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任末蜀郡繁人郡為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故臨命勅
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
得土而已造從之

孔僖為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
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
所不忍遂屈革陰

梁鴻字伯鸞至吳依大家臯伯通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
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
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
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魏賈逵文帝時為豫州刺史建武將軍與曹休等伐吳會病篤
令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
所修作

吳呂蒙以定荊州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疾卒蒙
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

中山王襄以明帝青龍二年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
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詰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日白
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
風願托賢灵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礼男子不卒婦人
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
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
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

兄以敬恤弟以慈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之喻喻之不改乃曰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耳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大妃以孝敬闈闈之內奉令於大妃閭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以慰予靈田豫齊王時為太中大夫食卿祿病亡戒其妻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復行與我敵等爾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杜預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卒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即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使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項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東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山多美石而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北邢山然東奉一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爾棺器小歛之事皆當

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不許賜玄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南齊豫章王疑臨終召子子庶子恪曰人生在世本非常也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亦非心期所不貪聚自幼所懷正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尔吾沒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凌侮若天道有知汝等各修立灼熱之分無夫也勤學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灵唯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檀榔而已朔望菜食一槃加以其果此外省葬後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水酒脯干飯檀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几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為辨事事甚多不須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鉄鐸刀一口作冢勿令梁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游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庶等號泣奉行

張岱為南兗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
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

張東吳郡人輔國將軍冲之父也東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
所產無用牲物冲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
果菜流涕薦焉

蕭景先武帝時為征虜將軍假節司州諸軍事至鎮遇疾遺言
曰此段疾病暴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梁恩今繆充戎
寄暗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更不知所言可為
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
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已
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

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
好者十匹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
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絰私仗噐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
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
竟可輸還臺刘家前宅又聞其貲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
乞足三度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鹿獮婢充使不
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公張其父舊勞動者應料理隨
宜啓聞乞恩毅貞皆其子名

孔融為司徒左長史病遺令建曰旒無旒不設祭令人投塵尾
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咲三千買棺無製新衣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妾二人喪事畢各遣還家

曰吾以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江斆武帝時為侍中遺令不受賻贈詔贈錢三萬布百疋子舊
啓遵斆令讓不受詔曰斆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
嘉傷可從所請

梁陶弘景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大同二年卒遺令既沒
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施於地用所着舊衣上加生襪
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膝籙鈴有肘藥佩符絡左腋下繞腰
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
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且常
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大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袁昂為侍中左光祿大夫司空大同六年夢臨終遺疏不受贈
謚勅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著復曰
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素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
闔官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闔於前覺無識於
聖朝不識天命其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
階榮望絕偶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歎
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
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義莫從今
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
有遠遠之恩雖是經國常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
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陳表泌為宣帝司徒左長使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於朝廷素

無功績瞑目之後歛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謚其子遵必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賜贈金紫光祿大夫

姚察入隋至煬帝時為太子舍人終於東都遺命曰昔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當得屆連山寺一去忌歸及仕梁代諸名流遂許典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守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食果菜任冢哀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後魏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疾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足啓足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大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

李護為齊州刺史將亡謂左右曰吾嘗為方伯蒞青州彼中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陽固為前軍將軍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

張烈累徵不赴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裴佗為荊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祿諸子皆遵行之

崔孝直為直閣將軍去職歸鄉里卒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于求則非吾子

又云孝直顧命諸子歛以時服勿赤生其皆遵行之

宋隱被徵不就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吏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爾若忘吾言是為欺死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姚僧坦為太醫下大夫卒遺戒衣恰入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隋李穆為太師以老致政開皇六年薨于第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全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塋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

唐傅奕為大史今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欲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李勣為司空遇疾謂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將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共汝一別爾恐汝悲泣誑言似差可未湏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狝太將以付汝汝可訪察有操行不論交游非類急打殺殺後奏知姬嫗已下有兒而願住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

語弼等並遵行遺令

郝處俊則天時為太子少保卒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奠送之事上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物及歸鄉送送營造並不欲勞官司供給帝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賜物而已

姚元崇玄宗時為司空遺令誠子孫其略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勇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踈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若人而又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惧恩彌厚而贈憂往在中書遭疾虛憊雖

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誠哉此言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虫毀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邈相惟倚或致荒廢陸賈石包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每靜思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鳴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趙咨楊震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其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譚凡厚葬之家例非哲明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或以奢厚為無怯惜至今亡者致

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誦可謂痛哉死者無知自
同糞土何煩奔葬使傷素業若也不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
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衣各一副而
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
爾等勿復違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
地下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釋姚興執本與什
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與命不延
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
則廣致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威亡國既不存寺復
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為奴胡太后以六宮
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
傾國造寺大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庶人造寺
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
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情進得富貴
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尚竟無應身后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
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天橫也三王之代國
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
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宋書西域傳
有名僧為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沈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
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吾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
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為
寶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怪可謂大惑也亦

有緣亡人造經像名為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迤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為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為大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為此弊法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頃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克用不得輕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譚道士者本以玄牝為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王維為尚書右丞臨終之際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三數紙多敦勸朋友修習之意捨筆而絕令狐彰為義成軍節度使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辛祕為昭義軍節度使及歸道病先自誌其墓將沒又為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

王紹懿鎮州王景崇季父也紹懿病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懼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唯汝之才也言已而卒時監軍在席具奏其治命宣宗嘉之

晉陸思鐸典陳郡甚有惠政誡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

我棲魂於所埋之地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周翟光鄴權知京兆尹病甚召判官張繫及巡檢使臣以軍府事囑付之又召親隨於卧内誠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

趙温珪判司天監延又之父也温珪臨終謂延又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尔輩能以佗途致身良圖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九

總錄部 一百四十九

致政

昔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故七十致仕謂之禮經縣車之義垂於載籍由古道也商周之世施于戰國盖有引羊請老致其官政保厥休閒流光後裔漢氏而下公卿庶尹年耆德修事立名遂乃能顧義知止上封稱疾願乞骸骨奉還印綬或以避遠寵勢克念退藏或以固守名節惧罹汚染捨去榮爵式遵典訓而當世之君曷嘗不厚其恩紀異其禮秩加之躰貌形於敦獎所以重老成而厲風俗者焉

商伊尹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

石碣衛大夫也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弗禁公莊石碣諫弗聽

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為禍桓公立乃老桓公載孀之子老致仕也

祁奚晉大夫請老老致仕

韓獻子厥晉大夫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為公族大夫將立

之伐厥辭曰請立起也起无忌弟宣子也既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

孟軻為齊卿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漢石奮景帝未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以歲時為朝臣豫朝請也

周仁武帝時為郎中令以先帝臣重之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

千石祿歸老

張歐歐音驅為御史大夫老篤請免武帝寵以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

踈廣宣帝時為太子太傅踈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

千石宦成名立恕此不去惧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

病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帝以其年篤

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一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長安東郭門也祖道餞行也供音居共切張音竹亮切送

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

為下天法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時賢七十

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史丹字君仲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帝賜策曰

左將軍寢病不衰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又屈將軍

使躬不廖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

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

病乞骸骨宣帝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酒加

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趙充國為將後軍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

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邴漢哀帝將以清行徵用至太中大夫又徵龔勝為光祿大夫

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

太夫太中太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

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煩事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

子一人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同兄弟子也大夫其身修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

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福豕郡人時帝時以德行徵之京師賜東帛遣婦

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

班况成帝時為左曹越騎校尉一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貨累千

金

後漢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光武時為光祿勳授皇太子

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及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隆建武中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

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和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

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

鄧彪章帝時為大尉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及骸骨元

和元年賜策罷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大帝

四時致宗廟之昨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具奉羊酒

鄭均字仲虞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以病乞骸骨拜

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初日詔議郎鄭均束修

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其賜

均義穀千斛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

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

胡廣桓帝初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周榮和帝時為山陽太守以老病乞身卒于家

張儉建安初徵為尉衛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

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

魏劉放文帝時為中書監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歎

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輔弼時事可以坐受

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力

著前朝登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知三事外

師群官內望藹言屬以年老目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順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田豫明帝時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漏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鄉祿

吳陳化大帝時為太常兼尚書今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居章安卒於家

石偉字公操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景帝即位特徵偉累迁至光祿勳及後主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晉王祥武帝時為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右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王覽為宗正鄉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

鄭袤字林叔在魏為太常陳留王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袤前後辭讓恩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鄭冲為太傅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

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
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
工迪宣謀猷引濟大烈可為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
政道庶事未康抑抑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
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典詔謀辟彼涉川
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
指俾朕憮然夫成功佛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
遂朕憑賴之心以著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
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御太和以究遐
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
若朝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

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
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劉毅字仲雄為左僕射年七十告老乂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
第門施行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太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
不宜勞以碎務

傅祗為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
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華表為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
之美乂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
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床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劉寔為太傅惠帝大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

以侯就第

羅含字君章穆帝升平中南郡公桓遇引為郎中令後徵為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焉

王述為散騎常侍尚書令於西海公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咲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殘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葦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宋藏燾為太常武帝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范泰少帝時為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景平中以常侍致仕解國子祭酒

傅隆為太常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文帝元嘉二年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帝不問也

顏延之文帝時為太常表求致仕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人薄寵厚宿歷國恩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形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歸慕無餘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千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此秋節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食比倦悻遠晚年疾所灌願景引日臣班

叨有鄉生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惡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
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同澤爰降實加將監
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於許稟恩明世負執真
暮仰叩端闈上恋罔極不許明年乃致仕

南齊虞玩之會稽餘姚人武帝時為黃門郎以久官年老上表
求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上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熱
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宋老於齊
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茲
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不懶頃而倦怠邇來耳目
不聰明聾聵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
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
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
焉久其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
厚矣授命於道消之辰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
文明之初荷深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
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為
天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難治
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畏溺於孤
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毫露
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林泉特以丁運
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
掃守立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詔從之

梁范述曾仕齊為永嘉太守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祚乃輕舟詣闕仍辭還東

夏侯詳為光祿大夫侍中天監二年年七十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位特進

後魏寇讚太武時為南雍州刺史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許之

羅結為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歸聽公賜大甯東川以為君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騎馬詢訪焉

高允為中書令獻文初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兼太常遷中書監懷州刺史至孝文太和二年又以老及還鄉里十余章上帝卒不聽許遂以疾苦告歸其年詔

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因辭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詔

畢眾敬孝文時為兗州刺史徵還京師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眾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疋絹二百疋勞遣之

尉元為司徒頻表以老乞身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清絕躰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民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禮仍違冲志而謙光逾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謀復何以成其美德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

源賀為侍中太尉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後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

游明根為大鴻臚卿以年喻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粹志向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謝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帝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喻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于德禪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

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陛下之澤首領獲全侍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太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帝命令進言別慤勤仍為流涕

余朱代勤為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為常

高閭宣武時為太常卿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納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任辭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以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昺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籒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帝為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

駟羸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漢之祖二疎也問進陟北邙山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

楊椿莊帝時為太保侍中每辭遜不許上書告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頓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惟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垂詢方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乎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詔訪但高尚其志決竟不畱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

邢部出帝時為散騎常侍以衛將軍國子祭酒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

東魏常景為祕書監儀同三司孝靜武定時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為禮安車致養敬蔭尊賢其耒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年彌五紀歷事二京祿奉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

後周寇雋初仕西魏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大統未以年老乞骸骨文帝弗許遂疾篤不復朝覲

孟信為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庫狄峙文帝時自宜州刺史入為太子少師以年乞骸骨詔許之

樊深為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建德初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

蔣昇字鳳起好天文玄象之學保定中為太史大夫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張美為司城中大夫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於家

樂遜為遂伯中大夫天和中遜以年在懸車上書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後除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頃十儒者以為榮

隋李穆高祖開皇中為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方臨寓內方籍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遲得此心屆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而有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侍臣就弟詢訪

周搖為出州總管六載徒為壽初二自以年老及骸骨高祖召之既引見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事三代元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

杜臺卿為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仕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趙芥為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車輅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

賀若誼為靈州刺史數歲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

公孫景茂河間阜城人開皇末為道州刺史以年老致政

崔仲方煬帝大業中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
敬肅為潁川郡丞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

唐李綱高祖武德中為太子少保後數載復乞骸骨優詔許之

楊恭仁為洛州都督太宗貞觀七年正月戊申詔曰尊賢尚德
義存治致高秩原禮允屬勲庸左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長
史觀國公恭仁識宇凝正風度夷簡器惟瑚璉望重縉紳歷官
有聲歲寒若一而志在虛靜固求閑任辭理懇至確乎難奪宜
成其美加茲寵命可特進時恭仁以疾乞骸骨故有此授

虞世南自泰宗即位為著作郎兼弘文館李士世南年以衰老
抗表乞骸骨不許後為祕書監貞觀二十年表請致仕優制許
之仍授良青光祿大夫引文館李士祿賜防閣並同京官

職事

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
文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不
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
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為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
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
患若小廖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天章政事尋賜靖靈壽杖助足疾
也

李容師為右武衛將軍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之別業

栢季纂為司農卿以年老屢及骸骨不許久之拜虞州刺史又表自
陳羸老因聽於本祿歸于家

豆盧寬為左衛大將軍陳縣公以年老致仕改封芮國公劉弘基為
衛尉卿以年老及骸骨拜輔國將軍朝朔望祿賜同於職事

張俊喬為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
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張對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還私第時見關庭
太宗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張陳謝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
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特國子祭酒缺張奏言之因
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以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
尉遲敬德為鄜夏二州都督後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
令朝朔望太宗征高麗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
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為信神仙方飛鍊金石服
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綺羅常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之定不與

外人交通

李百藥為宗正卿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
以舒平生之志

鮮于紹自降州刺史除同州刺史高宗特召見慰勉之紹辭曰
臣今年八十五視聽耄昏豈可妄叨榮寵自貽罪譴乞許臣致
仕高宗曰卿氣力尚強可為且我檢校固辭竟許之

盧承慶為刑部尚書總章中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
劉仁軌為右相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李勣為司空平定高麗回以疾謝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

許敬宗咸亨中為太子少師請致仕許之加授特進仍令朔望
朝參如其氣力能來勿拘朔望之制

李義琰永淳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以足疾乞骸骨詔許之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比漢之二疎韋思謙則天垂拱中為納言以年老致仕許之

王及善垂拱中為春官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致仕加授光祿大夫

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姚璿長安中為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累表乞骸骨聽許致仕

薛元超中宗嗣聖初為中書令以疾致仕加授金紫光祿大夫張仁愿睿宗景雲初為朔方總管以年老致仕特給全祿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祿大夫依舊致仕

李曰知玄宗先天中知以刑部尚書罷參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

元懷景為工部尚書開元中詔曰懷景朝廷舊德光陰遲暮宜聽致仕遂其願攝

盧懷慎為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留侯多病漢皇許其願養呂蒙未瘳吳主因而慘戚此則古之義也檢校吏部尚書黃門監盧懷慎大才宏識資忠履信學窮墳典言緯邦國朕之繫賴人所具瞻頃者忘身徇公積勞為厲竭誠抗表固辭在職方欲省其謀慮專於導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益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蘇珣為太子賓客校檢詹事以年致使

薛納為朔方軍大總管沈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以年老特聽致仕

張廷珪以少府監為太子詹事康子元以前太子左庶子集賢殿
侍讀為祕書監並致仕敦舊恩也

張說以前尚書左丞相致仕修國史兼集賢院學士俸料等並
依右丞相給

宋璟為尚書左丞相以年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
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為也臣自頃因介運
屬欽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察試用命寓時來榮因
歲積遂得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部所更中外已紊弊
章洎居端撥冗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重任音時遇臣衰朽之餘用
慙他日位則途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所以佹佹為政蒼黃不
言實懷覆載之德莫竭消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沈痼莫瘳耳目

更昏手足多廢顧將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尹重祿且
留章緩不上闕庭議刑此乖禮法何法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為
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室養疾衡門上
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思成於聖代
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增感戀謹奉陳乞手詔許之
仍令全給俸祿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趙鼎
卿為華州刺史以年老累表陳乞優詔許之除國子祭酒致仕
盧從愿為太子賓客以老抗表乞骸骨吏部尚書致仕給全俸祿
孟溫為太子賓客以年齒衰暮表求辭秩詔許之除禮部尚
書致仕全給俸祿

蕭嵩為青州刺史請老以太子太師歸第常於林園植菓合

藥修鍊優游閑養不交人事自瞻十有餘年

信安郡王禕天寶中為太子少師以年老聽致仕

張守節為太子右諭德集賢院侍制肅上元初乞骸骨辭職還

鄉以穎王傳致仕賜手詔曰卿父子相從太膺儒術既精且傳

其道可師出入禁中勤勞侍讀歲月滋人引益頗多矜以暮年

俾令致仕仍加子職用資孝養兼賜紫金魚袋賜絹三百疋儒

苗晉卿為侍中太保代宗廣德中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

丘為德宗建中年為太子右庶子以左散騎常侍致仕給俸祿

之半為蘇州嘉興人年八十餘而繼母尚無恙累表請致仕歸

養辭日特賜金紫之服以寵之

後為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
觀察使韓晃以為授官致仕本
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惠養老臣也
不可在喪為異命仍舊給之
惟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程
式元文見折衷

穆寧建中年為祕書少監強毅不能事權貴多辭病居家德宗

居奉天寧詣行改名庶子車駕還師寧日可以行吾志矣因移

病罷歸東都後就拜祕書監致仕

李涵貞元中為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涵高平王道

立曾孫也簡素恭慎有名宗室

孔述睿為右庶子史館修撰以疾上表請罷官德宗不許詔罷

之日朕以卿德重朝端行孰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

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懇遂改太子賓客賜紫金魚

袋許其致仕

馬炫為刑部侍郎以老病陳請除兵部尚書致仕

蕭昕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以工部尚書致仕

韋建以前太子少詹事為秘書監致仕

副郢王藻為左千牛大將以太子賓客致仕

郝高卿為左庶子集賢學士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復辭東歸德宗召見屢加褒難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撰詩序出祖於都門搢紳以為美談

薛革為浙西觀察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革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

閔播為刑部尚書播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

韋倫為太子少保以年踰七十墾上表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歸宗敬為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克皇太子侍讀累表辭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書致仕

崔苾為左贊善大夫太子侍直累乞還山以太子左諭德致仕放還山張方福為金吾右將軍以左散騎常侍致仕万福典九郡皆有惠愛年九十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

孔戣以尚書左丞累表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

韓璋憲宗元和中為工部尚書以天子少保致仕

高郢為兵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初郢再表乞骸骨不許又上言曰臣聞勞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動翾飛日入皆息自非貢禹之守經據古趙嘉之正身匪懈韓暨之志節高潔山濤之道德模表縱遇常期詐為貪冒其有當仁不讓急病志身豈若命猶且自舉故以魏待秦師唐睢請約車西說漢謀邊將克國對無踰老臣臣郢下才之辱高位由是得請

杜佑為司徒平章事累致仕不許居數歲乞骸骨表上乃以太保致仕
制曰宣力濟時為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已之高風况乎任重公
台義深翼贊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敦諭既勤所執弥固則當遂其
秉懇進以崇名尚蔭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崇文館太學士充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
三千戶杜佑嚴廊上材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體溫厚之姿寬裕本乎
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群
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
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匪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庭華
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
舊期致時雍方申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老乞
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瑄屢變有不可擲良用耿然永惟古先王君
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
功仍增王祥輔道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頤神保祐
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其惟敬哉茲謂全致可以光祿大夫太
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帝遣中使就祜宅宣賜絹五百疋錢五百貫
范希朝為河東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率師討鎮州無功
既耄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
閔濟美為秘書監穆宗長慶中以年逾懸車上表陳乞授工部尚
書致仕後以恩例進改太子少傅致仕如前
李夷簡為淮南節度使移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
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也

楊於陵為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傳文宗太和初以尚書左僕射致仕俸料仍全給於陵上表讓全給俸料許之

蕭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和五年表請致仕詔曰儉代炳台燿射茂大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通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以忠讜侍從於憲祖以器能弼諧於穆宗臯陶陳九德之謀揚震有四知之慎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傳之重疇于舊德俾從優禮兼保願貞布抗辭疾勇退知止嘗亦孰論確手難奪遂茲牢讓厚我時風俾進秩於端寮仍加榮於貴緩疊示光寵式彰名臣於戲昔于木偃息猶藩魏君子方晉神亦扶漢嗣無使二哲專美於前始終罄圖敬服休命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致仕八年十一月庚戌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蕭儉為太子太

傳儉自相位未罷優游雲泉帝以師傳官重因以命之十二月甲申詔曰不待年而來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銀青光祿大夫新授太子太傳上柱國襲徐國公蕭儉朕以筆建元良精求師傳遐想漢朝故事韋玄成石慶並當時名德咸為此官兼以元子幼冲慎於教誡欲以累汝發明古今異忠孝之道日聞於耳特輟左右至於林廬聞尔高蹈修然屏絕進趣遠遣令第還吾書天爵自優真鴻方遠不轉之意堅然若山循省未章致煩為愧終以望之之秩遂其踈廣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日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望於舊臣也

可太子太傳致仕

裴向為大理卿宰相遵慶之子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多有愛利及人太和中以年過致仕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于

新昌里第

薛平為河中節度檢校司徒在河中九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

錢徽為華州刺史周歲告老遂以吏部尚書致仕

李逢吉檢校司徒兼尚書左僕射以守司徒致仕

盧紹為工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年老乞休授太子太保致仕兄渥亦以重德告老家於華陰紹與渥遨遊林泉陶樂度歲子弟皆顯達辭祿歸養時人榮之

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貴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搦管為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偏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梁葛從周以前泰寧軍節度使除檢校司徒兼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

韋震唐末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保致仕太祖受禪致太子太傅

裴迪唐永為太常卿受禪之歲拜尚書右僕射後一年上立告老為司空致仕

張策開平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風於私第太祖命使宣問翌日除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薛廷珪仕梁為禮部尚書同光初莊宗平定河南以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

賈馥為鴻臚少卿年纔七十上表請致仕許之乃以鴻臚卿致仕賜紫金魚袋遂歸鎮州結第齋於別墅自課兒孫耕耘為事

李德休為吏部侍郎權知左丞未幾乃上章乞致從之以禮部尚書致仕

孔邈為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張貽範為蜀中書令右金吾衛使明宗天成初除兵部尚書致仕

趙仁真天成初以右驍衛將軍除大將軍致仕

鄭珏為相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老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

區天成四年二月明宗自汴還京珏莊在圃田賜錢二十万

馬漑以前代州刺史除左衛上將軍致仕

苗暉一前將軍作監內作使守光祿卿致仕

戴思遠以前洋州節度使除守太子少保致仕

孔就以前河陽節度使兼侍中請老除太子太師致

任圜為太子少保表請致政勅宜以本官致仕兼許尋醫

范約為右監門衛將軍除左驍衛大將軍致仕

裴思禮以前蓬州刺史除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趙光逢以司徒除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

符習以太子太師致仕習家素貧求歸田野許之乃歸照慶縣時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鷹痛飲司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

郡邑如此累年

安重霸長興初魏州刺史除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蕭蘧長興中以太子賓客除戶部尚書致仕

李斌以前代州刺史除左驍衛將軍致仕

李光德以太子賓客除禮部尚書致仕

賈知瑜以前遼州刺史除驍衛大將軍致仕

梁使顧以前劉州節度使除太子少師致仕目病也

晉王建立後唐長興中以澤潞節度使除太傅致仕

祕弘遇真定中山人瓊之父也善射歷本軍偏校唐莊宗兼有

其地命為爪牙從戰河上有功累官至慶州刺史後年老求退終於家

尹玉羽後唐清泰中為光祿少卿退歸秦中朝宰臣張延郎手書

而召高卧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郎受

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呈書褒美頒

其器弊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二分及冬春二時服

陳玄為太府卿高祖天福中以老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

朱漢賓初仕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十月以前建雄軍節度使除

太子少保致仕漢賓與安重誨連婚姻由是連領節鎮及重誨

伏誅乃請致仕非其志也高祖即位為二潞州平陽節度使舊

有風痺乃上表求退朝廷允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還洛陽

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甍修木交幹笙歌

羅綺日以自娛養被天和保其餘齒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

張行求天福中以前沂州刺史除右監門衛上將軍致仕

裴皞為工部尚書以老年已骸加右僕射致仕西歸京洛趙遙自娛

梁文矩天福二年七月以太子少保表求致政勅曰昔魏舒人之

領袖以二撥而解官劉寔邦之宗模自三公而遜位所以審去就

之常分保始終之令勗成功退身盡善盡美太子少保梁文矩

為人由已以道事君烈士徇名久輸忠於象闕達人知足堅請老於菟裘
東路角中南憲羽扇尔思高致朕實嘉之進登保傅之班永顯君臣之義可太
子太保致仕

漢盧撰高祖乾佑中為佑散騎常侍撰患風痺難於拜起每致拜一坐再
至班列中有多口而見之者謂諸御史曰此而不彈會當於稠人廣衆之中辱之主
上若問即以不供職為奏撰聞懼而上章乃除戶部侍郎致仕
周顏衍晉開運中自御史中丞求假侍養以戶部侍郎得請歸於
汶上大祖廣順初徵拜兵部侍郎俄入為端殿學士自王峻貶官
之後授吏部侍郎解職至是累表乞骸帝勉而從之尋退老於東
平簪紱送之祖帳相望時論之

安審暉大祖廣順中為刑州節度使居無何日疾暴作上章求
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拜太子太師封魯國公致仕

白文珂廣順末以前西京留守兼中書令除太子太師致仕進封
韓國公漢開創文珂時為河東節度副使累歷藩鎮從太祖討蒲
潼至是三上章告老故以國公宮師寵之

宋彥筠漢乾祐二年自邠寧節度使上章乞致為僧不允至世宗顯
德元年八月以太子少卿鄆國公改太子太師致仕以其仕退而從
其志也世宗日白文珂宋彥筠皆耆年舊勳拜章請老非唯其足
抑亦勵其貪競朕每佇想亦甚多之今且各賜茶藥錢帛仍遣使
就加撫問宰相范質對曰貴老念勳古存盛典竊惟近世廢之久矣陛
下復熊行之實為國家美事

陳暉顯德三年十二月以前原州刺史為左衛大將軍致仕以暉

武士引年休退故優其環拱之秩以寵之
司徒詡顯德未以太常卿致仕帝以雅樂淪廢議欲恢復正聲
詡年老多病不能蒞事故有是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

總錄部一百五十

自薦 干謁

自薦

士之自負其能將以郊用於世而知已未遇良時難偶居常用晦雖
屈於等夷一朝乘便思有以樹立繇是挺然自述以露其才冀施於
有政而見於行事者也至有臨危制變而奮厥庸佐命戡難而申其
術居上治民而成務切問近對以盡規曷嘗不飾躬以踐形循名而副實
者已雖復自銜自謀昔人之所醜若乃斯施之士不羈之子以勲名為任
而貧賤是耻者豈復拘於常檢而安乎不試哉

毛遂趙平原君之下客也平原君以秦之國耶戰趙使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問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詔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歛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余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毛遂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

漢酈食其陳留高楊人也

食音莫子其音基女

讀書家貧落魄无衣食業

魄音薄落魄天業無次也

皆謂之狂坐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

者數十人

徇亦略也音辭峻

食其聞其將皆掘齷苛礼

掘齷急捉之貌荷各荷同

細也齷音初角切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

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食其重中子適會察沛公騎士

沛公時

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先胃召若見沛公也

謂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余長八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

曰沛公不喜儒

喜好也音許吏功

諸客寇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弱讀日尿音乃切鈞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第

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從音千容切

沛公至高陽傳舍

傳舍者人所止

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也一音張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

恋切胃傳置之舍也其儀通兩

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洗足也音先典切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

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

言具賤劣如俚堅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侯諸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日必欲聚徒合義兵殊無道秦不且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

洗起衣輒上也起衣着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從音

了容切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踞為廣野君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音

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一人挽之一人推之又日輅音胡格切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帝言

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見衣者也帛者衣褐衣褐見此褐音

毛衣不敢易衣虞將軍入官帝召言入關都秦地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吾立壽王武帝時為郎中坐法免上拜書謝罪願養馬黃門帝不許

請為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詔為郎

卜戎河南人武帝拜為郎式不願之帝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

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中躄而牧羊躄即今之鞋也南方歲胃之躄字本部作屬

余羊肥息息生也言羊既肥而人生多也帝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去除也毋令敗羣帝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獼氏

東方朔字曼倩倩音千見切平原厭次人厭音一涉切武帝初即位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銜鬻者千數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其不足者輒報聞報云天子

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冬三學文

史足用貧子冬日乃得衣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擊劍選而中誦千

二方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所以為進退也鉦音正亦誦千

亦誦千

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臣朔年二十一長九尺

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編列次也音 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

手曰孟賁乎日勇富乎日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揖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射之夫滿不

能中四馬追廉若鮑叔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信若

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侍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朔昧死

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譽帝偉之令侍詔公車武帝既招其後

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程謂量之也如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

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

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

詆調而已明子嘲同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計因自訟

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書專高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

復詆諧辭數万言終不見用朔者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朔初

安至公車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奉其書僅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辱論之二月召盡詔拜以為郎常

在則侍中數召至前談朔後為中郎

張敞河東平陽人為山陽太守宣帝時教海膠東盜賊並起敞

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

君猶夫小兒中君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

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言勉強也不舍晝夜舍息也群臣有司各

竭力致身山陽群戶九万三千方口五十万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訖也它諫諸事亦略如此臣敬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人處間郡間讀

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教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年谷盜賊並起至官等纂囚徒搜市朝劫列候大失綱紀姦究不禁臣敢不敢愛

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由所發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書奏天子徵敬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馮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補當陽長

尹翁歸河東陽人也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教讀日傲延年善言何傷遂召上辭問為之甚奇其對除備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宄窮究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從署督郵

安筆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棘束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免身就官七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無然造化惚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預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王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叅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
梁劉坦字德度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坦為西中郎中兵叅軍領

長流義師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起夏口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足食則無喻老臣先零之後竊以自許遂從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

蕭昱字子真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為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遷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擲而不許

後魏韓顯宗啟乞宋王剗永府諮議參軍事欲左效南境孝文不許

刑遜字子言撫軍將軍密子為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

班伯成帝時為奉車都尉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求朝帝使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郡輩報怨寇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誠守期月伯既至分部收捕咸稱神明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光武時為曲陽令建武六年上書召見為尚書令王護等排間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交結衍與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出雲景蒸明聖修德至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此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垂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无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更生之臣无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降官屬衍不自量願候自以衍備門衛鄙語日水不激不

能破舟失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何復何恨

耿紙字伯山鉅鹿宗子人也王莽時為納言士光武即位為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揚與綿曼賊通光武遣純使幽冀純遂誅劉揚及還京師因請自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具聖帝受命備位列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志願誠治一郡尽力自劾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廼拜純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月盜賊清寧

皇甫規順帝為安定上計掾會羌衆太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劾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校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饑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手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祿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適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終於護羌校尉

吳諸葛恪守節度

吳初置節度官掌典軍糧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

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及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
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
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万里其由遂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
逸白首於林莽逋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鉄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
氣力其身山赴險抵突叢踈若魚之走淵後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
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逢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代以來不
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擢拜恪
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於是長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晉
素甫字公胃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華譚齊名友善大安中甫入甫入洛
詣中領軍何最自言能治劇縣最曰君子法應多宜何以唯欲宰

民何不為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能否譬由錦繒中之好而不可

以為恰

口洽切

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為壘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

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又之際松滋令

宋劉穆之字道和字道民世居京口博學有道識高祖克京城問何
無忌問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
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顯屬與信會穆之視
不言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
方造難艱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
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

南齊王融中書令僧遠之孫為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
紹興家業啓世祖自求試日臣聞春庶秋蟀集候相悲灵木風榮

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
宮闕沐浴恩私振迹庸流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超步丹墀歲時歸
來誇榮邑里然無慙而官在昔貽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懷慨
憤懣不逞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時展
悉遇劔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
用失君道會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日莫若老臣竊景前
脩敢蹈輕節輒敢冒不謀之鄙忝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察
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見遷祕書丞

張融為南陽王友以王瞻父玄謨曾欲殺融父暢瞻為南陽王
張史融啓求去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
融音稱初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

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
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後周
楊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鈞之子也頗解屬
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常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尚
戍王時茹茹環來奔魏亂其生阿邨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
隋柳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揔万機或詣
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

唐張加貞為并州長史開元六年奏事至京師嘗因謁見奏曰
臣令心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也惟陛下
早垂任使死且不憚帝以其明辨尤重之

第五琦為北海郡錄事參軍玄宗西琦奏事至蜀中得謁見因奏言方今

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句當租庸使

李抱真代宗時為陳鄭潞澤節度留後因中謝言臣雖无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帝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為澤潞節度副使

張建封字立本兗州人少頗愛屬文琰論以立功名為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陽時蘇常等州有草賊寇掠州縣詔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白王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諭賊徒日新許之遂入虎屈丞里等賊營說以利害禍福反賊黨數千人並日新請降悉放歸里後為徐州節度使

竇群貞元末以處士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和蕃使判官群因對曰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其任乎乃留之

後唐劉師武為揚州楊漢章行軍司馬自言有經邊之策乞入朝從之故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揚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衣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於魏州莊宗初至裝謁求為假官司空邈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莊宗還太厚裝候於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知至此殿下北墜唐祚勤求英俊以壯羈國臣雖不才比於進九九納豎頭項亦所庶幾而霸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宗翰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校員外郎

晉白奉進少善馳射唐昭宗以天復中為朱氏脅遷東營洛邑

後唐太祖鎮太原有扶救之志奉進謁於軍門以求自效太祖納之麾下以功遷龍武指揮使

干謁

夫有為之士將以盡思慮之變效智計之用以達於有位而奮於當世然以貧賤之資風期攸隔先容莫致厥路無由故寓詞以感動歸躬以干進或矯激以世竒遲留而不去蓋其策慮幅億無所發明或以機事微密有以閑說乃至靡因介者期於自達故有當傾蓋之遇恨相得之晚邀功於一時垂裕於來者斯亦感槩發憤而為之也然而銜嚙以求售其在君子之後手若乃嚮其風聲以道義為貴或在懼俛辱因僂佞而徃亦人無間然矣甯戚人齊欲于桓公窮困無以自於是為商旅將軍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

公聞之日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三齊記載其歌日南山樂白石闌生

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斝從昏餘牛至夜半長漫、何時旦公悅之為以大夫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日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日客何所為答日馮生甚貧猶有一劍爾又削絃彈其劍而歌日長鋏歸來手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日客復彈而歌日長鋏歸來手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日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日長鋏歸來手無以為家子孟嘗君不悅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嘗君日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先生日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

追庫而赴馬乎投而超距乎逐摩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益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漢魏敦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人恠之以為物而司之得敦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敦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敦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平為賢言之倬惠王召見拜為御史雋不疑字曼倩敦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因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者有所進捕及竹誅罰該依典軍之制威震州郡勝之索間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古長劍以玉作并鹿盧刑上刻木作出形如似蓮花生木敦時今劍木首其狀以此

佩環玦

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相環也

褻衣博帶

褻大裾也言著褻大之衣廣博

之帶也而說者以為朝服垂裳之衣非也

盛服至門上謁

上謁者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劍不疑

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履不著跟曰躡躡納履未而正曳之而行言其趨也

後為京兆尹

後漢孔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

接士賓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皆不得見融欲觀其人故造膺

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北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融位至

王符安定臨涇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化得鴈門

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項又白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履屐
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觀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

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鄭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

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亮不仕終於家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

無錫今常州縣

家本單寒至處爲諸生遊學

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下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莫一見龍光

以叙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是君子爲龍爲光龍龍也

不面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

光武九命作伯以伊華夏猶揮沐吐喰垂接白屋

白屋西夫也

故周道以隆

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且也融省書斬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後爲內黃令卒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

矯時慢物具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孔融薦於曹公衡白称

狂病後爲黃祖所殺

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子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

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日恨相知晚

趙壹薄陽西縣人往造南河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鄉中非陟

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尚臥未起壹逕入上

堂遂前臨之日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万今遇而忽然

謂死也

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

與語大奇之謂日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一時諸計

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

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勲夕極觀而去執其手曰
良璞不部必有泣血而相明者矣陟乃與遠逢共稱薦之名動
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子皇甫規
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

岑暉南陽棘陽人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
賓客滿門以暉非良家子不肯見暉留門下數日晚乃引入慈與
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後三府交辟並不就

吳步騭字山臨淮陰人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
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集
征羗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羗名人家於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惧
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羗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

去騭止之曰本欲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爾

良父征羗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
騭辭色自若征羗作食自享大棗殺膳重水以小盤飯與騭旌
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隙口吾

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

固其宜也
嘗何所耻

時大帝為討虜將軍召騭為記室

晉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與弟雲造大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
舊相識曰代吳之役利獲二俊機後為平原內史

孫惠吳國富陽人成都王穎川為大將軍察軍威將軍白沙督
後惠擅殺穎牙門梁雋擢罪因致姓名以遮及東海王越舉兵
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遭茲厄運
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死伏惟明公資獻哲之才應神

武之略承衰亂之期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謔之容跼蹐凶諂之間
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鋪槽非聖性所堪苟
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於世發憤志身抗辭全門則塞言諤之言顯扶翼
皇家則翊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平城之恥魏
武之能漢陽之失蓋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
天下聲振九域公旅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
急難之感同獎王空股肱爪牙足相維扞皇穹無親惟德是輔
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公明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
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
結征鎮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
群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負信仰惟天子蒙塵
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纂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
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謫
彰譴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尅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
後之徵弘宥謙曰吳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賑貧
之將有濟之才胃濱之士含竒謨於朱辱握神策於玉掌慈遙
川嶽之上以侯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醇奉而
用之元則勲建矣秘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
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擲風沐雨來承禍難忍以管穴略佐大猷
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自箋以啓天慮
若猶沈吟際會徘徊二端徼倖在險請從恕宥明公今旋軫
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

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鳥獲摧冰賁指拉朽猛獸吞狐泰山
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
於慶會初披劔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
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戈於糞壤形骸損於溝澗非
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
大死凡人之友獨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秘之
所耻惜乎百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海注想社稷危而復
安宗廟替以復紹惟明公允第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
矣秘之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以忠貞之心
左蜀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馮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
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馬寧無終日自志多福惟君裁之

陶侃為廬江郡主簿太守張夔察侃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
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

梁蕭琛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乍少未為儉所識爭
其才氣以儉宴于樂遊乃著虎人靴策桃枝直造儉坐儉與語
大悅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

劉勰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
流所稱勰自量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
其書候約出十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
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後魏高恭之字道穆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
夕脫羊裘朝佩珠王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康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康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漁獵群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雕棧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籍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闔將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六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繇繡衣名九直指雖謝陳王騎上之效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康大喜曰吾八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

隋潘徽差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人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喜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

唐孫逖幼而英俊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小之令為土火鑪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為忘年之交官至中書舍人

陸贄為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且見與語遂大稱善贄後至宰相武儒衡擢進士第故相國鄭餘慶性儉自持不日華潔後進趨其門多垢中敗服以王其知餘慶見之必悅以為風俗因已而厚儒衡每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仁高言直論與之切磨蓋若不知餘慶之所尚爾餘慶以此亦嘉重之終兵部侍郎

栢耆將軍公器之子素負志氣縱橫家流會王承宗再以常山叛朝廷稍馭武事思用恩澤濡照耆為處士於行營以書干裴度願為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既而疇其使功實之諫列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以所業文詣郡干謁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

司徒司空頌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為節度
副大使題以所業十之幕客公乘億為延譽羅弘信署為府叅
軍辟館驛巡官

李琪字仁秀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石於時琪年十八九
袖賦一帖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
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
子入句日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癡於
吟詠劉守元為連師慘酷不喜士大夫希崇乃擲筆入謁軍門
以求自效守元納之漸為裨將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

